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齐云乡音

齐云山的“小”一下子惊到了我。真是一座小山，处在皖南这庞大的天地间，齐云犹如一粒芥子——其实应该是如一枚道家的拂尘，或者一枚黑白棋子，甚至一枚九转阴阳道符……可见，道不在大，而在深邃；大道无形，一山一草一木，一石一洞一街，足矣！

但还是惊到了我。究其原因，是对一座道教名山的期许太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并非奔着真实的风景区而来，而是奔着风景在尘世所得的虚名而来。这虚名的来头，五花八门。既有皇帝封的，也有名人题的；既有平民们一日一曰喊出来的，也有不知何年无中生有的。不管哪种，其实跟风景并无干系。风景只立在那儿，一切加在风景身上的所谓文化、名人，都不过是虚妄。比如乾隆所给予齐云山的“天下无双胜地，江南第一名山”，细想起来，不仅牵强，也如戏说一般，说完便罢。乾隆题了很多的山，赞了很多的水，但山水并不因其所题所赞，即有所改变。山自亘古，水自沧桑。只是那些题、那些赞，却在发黄的书页中，逐渐枯萎了。风景就像一本大书，留下的，只是书的品质与思想，而那些皇皇大序，有几人记得？

天下无双，第一名山，却如此地小。小得就像我老家龙眠山的余脉中的余脉。不过，我一边惊到，一边又惊喜。小山之好，就好在静，幽，好在天然、素朴。这或许也是道家选择了齐云山的用意所在。齐云并非因为道教而存在，而道教，却因为齐云山，获得了根之所系，气之所依。无论是山上的太素宫，还是环山的那些小道观，它们如同山上的石头，青苔，泉水，植物，都成了山的一部分。道家所修的道，所悟的道，就是山之道，水之道，青苔之道，流泉之道，草木之道，人烟之道。

沿山行走，齐云山的烟火之气，是在其他众多山上很难看到的。不仅仅是人多，而是这烟火是实实在在的、平平淡淡的、自自然然的、大大方方的。月华街上，道人们静处一隅，居民们各安其所。山是山，街是街，观是观，宫是宫；商是商，民是民，道是道，烟火是烟火。全真派是道教中最接地气的一派，几乎就融在普通而广大的人群之中。假使没有道袍，没有拂尘，他们一如世人，在人间穿梭。望着他们安静的面孔，再看看街上从容的居民，我想起一个词“岁月静好”。真的，山中岁月，如此静好，这本身就是修道，就是证悟，就是“成仙”啊！

平常生活即如仙。月华街，仙来道往。我也择一小店，要了杯绿茶。端茶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，应该是放假在家的学生，送上茶时，给我介绍说这是“白岳黄芽”。我便问何谓“白岳”？她笑而不答。这时从里间走出位老者，长须，青衣，面色红润，说白岳是汉朝时对齐云山的称呼，据说是汉武帝封的。我一听乐了。我不是乐在这老者的回答上，而是乐在他的一口乡音上。我立即改了桐城口音，问道：“桐城的？”

老者先是一愣，旋即笑着说：“哈，老家来了。我白马庙的。”

他坐到桌前，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一片从故乡飘来的树叶，说：“二十多年没回家了。老家那边，老的都走了。年轻的，不认识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认识没事啊，再怎么着，也是老家。下次回去，我接待您。”

老者介绍儿子、媳妇和孙女过来认识，说是1950年代末，他随着父母跑到这边来，依山开荒，解决口粮，后来便定居在这月华街。他指着街上说：“这街上，当初一道跑来的，有十几户。大都搬下去了，还在山上的，也就两三口了。”

“我们过我们的日子，他们修他们的道。”老者说：“天永远是天，地永远是地。再了不得的修行，也都是这一生啦！”

我点头称是，再低头喝茶。茶味正好，不浓不淡，不热不凉。再看月华街，竟感觉自己也成了街上的一个行走者，不疾不徐，得大自在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书心书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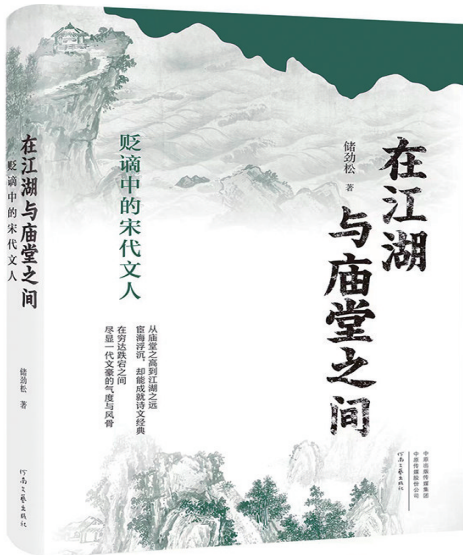
磨难铸精神 逆境显风流

——读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

贾登荣

著名作家储劲松先生所著的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一书，以两宋时期11位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为书写对象，以他们落魄失意阶段为书写线索，通过青史、年谱、作家作品、传记、行状、祭文、墓志铭、历代相关文章等的爬梳，再现了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辛弃疾等11位文人士大夫在贬谪、罢职、赋闲期间的心路历程，生活况味，从中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：在失意中展示傲然风骨，在磨难中铸造精神徽章，在落魄中实现涅槃重生，在逆境中尽显人生风流。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里，儒家思想中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勇、诚、恕、忠、孝、悌”等核心理念，牢牢镌刻在文人士大夫心灵中，成为他们为人处事、为官为民、治学立身的行为准则。阅读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一书不难看出，这些特点在王禹偁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舜钦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陆游、杨万里、辛弃疾等11位文人士大夫身上，呈现出淋漓尽致，活灵活现。在《三黜赋——王禹偁在商州滁州与黄州》一文中，作者讲述了北宋著名直臣王禹偁三次遭贬，却不改初心的故事。第一次遭贬的缘由，是王禹偁“违抗圣旨”，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；两年后返回朝廷的王禹偁，依然直言行事，对诰命不当者多所辩驳，并常做诗歌文章讽喻朝政，结果又一次因言获罪，以“谤讪、轻肆”的罪名，革除其翰林学士，贬往滁州任职。直到宋太宗去世，宋真宗即位后，王禹偁才得以重返朝廷，继续担任知制诰，刑部郎中。回朝仅仅一年时间，王禹偁又第三次被贬。正是万家团圆的除夕那天，王禹偁接到贬谪黄州的诏令。到黄州以后，45岁的王禹偁身体日渐衰败，但身处逆境的他，丝毫不改敢于谏言的性情。在此期间，他上疏真宗，直言太祖、太宗两任皇帝治国理政的过失，要真宗皇帝“改辙更张，因时立法”。身处贬谪，直谏的真性格照常如是！同样不畏皇权，敢于直谏的文人士大夫，不只王



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储劲松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
禹偁一人。在《归袖翩然——杨万里最后十九年》一文中，作者向读者展现了南宋著名大臣、诗人杨万里的贬谪轨迹：南宋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，“时任秘书少监的杨万里，因上疏论高宗配享，拂逆孝宗旨意，被贬筠州”。第二年（1189），宋光宗即位，杨万里重返朝堂。回朝后，“杨万里直道事君，犯颜直谏的作风丝毫不改。针对当世利病，接连上了三道折子”。劝告光宗一是不要以朋党之罪处罚臣子；二是谨防外戚和近习窃权；三是要勤、俭、断，亲君子，奖直言。杨万里的折子，无疑戳中了朝中奸佞之辈的要害，他们岂能容忍身边有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？！所以，回朝仅仅14个月，杨万里就被排挤出朝廷，外放到南京担任江东转运副使。在此期间，他接到朝廷命令，在江南地区再次发行本地区货币——铁钱会子。经过调查，杨万里发现，自从朝廷在江南滥印滥发铁钱会子以来，造成货币大幅贬值，通货膨胀，百姓怨



水墨江南

汤青摄

◆小说世情

宽窄门

雁城雪

看完纪录片《警钟》，第一天步入警队的新警马汉暗自摇头，一个个原本前途无量的警官怎么就违法违纪了？这些原本前途无量，甚至功勋卓越的人怎么就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？

马汉正思考着这些事儿，突然，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来到他的面前，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你想不明白是吗？我们玩个游戏，你就明白了。

马汉成了游戏的主角。游戏开始了，在他面前出现了两道门。一道宽门，一道窄门。老爷爷说，这两道门代表着两种人生，你要进哪道门？马汉看了看，穿过宽门，道路一马平川，畅通无阻。他又看了看窄门，一条羊肠小径，崎岖难行。于是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走宽门。

没走多远，马汉遇到了第一个选择：马汉参加工作的第三个月，他在外面执勤抓获了一辆非法营运的走私车，车主苦苦哀求马汉放了他，并且偷偷给马汉塞了两千块钱。请问马汉要还是不要？马汉暗想，自己参加工作没多久，工资又不高，未来还要面临结婚、买房，

这事情天知地知，那就收了吧。马汉收了钱，私下放了司机。第一次收钱，马汉心中还有点忐忑不安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于是胆子越来越大。

马汉很快遇到了第二个选择：一年后，马汉买上了小车，也谈了一个漂亮的对象。对象的父母说，你必须要有房子，闺女才能下嫁。这日，马汉抓获了一名嫌疑人，罪不至死却也够判个十年八年的。那人给马汉十万元好处费，请求马汉放他一马。马汉该怎么办呢？马汉暗想，自己这一年也搞了点小钱，可是都用来买车和消费了，眼见准岳父说要买房子，怎么说也得几十万才行。此事无人知晓，那就放吧。马汉有了十万块钱，付了新房的首付，并成功迎娶了漂亮的老婆。

马汉又遇到了第三个选择：两年后，局里拟提拔一批副科级干部，马汉符合提拔条件。可是，符合条件的还有很多优秀的同事，马汉胜算不大。如果愿意花钱打点关系，也许能增加筹码。马汉暗想，同事们都那么优秀，我要是不送，难保别人不送，还是送吧。于是，马汉找到了局长，表示自己

声载道，所以他赶紧上疏，坚决不同意再印行铁钱会子。在杨万里的坚持下，朝廷终于撤销了发行铁钱会子的指令。不过，杨万里也因此受到朝廷的更大排斥。经过这一次斗争，杨万里决意辞职。他没有接受前往赣州任职的诏令，便“弃官返回故里”。从杨万里身上，我们看到了文人士大夫独树一帜的风骨与傲气。

阅读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一书还能感受到，这些文人士大夫即使自己在贬职丢官，身处逆境时，依然心忧天下，情系苍生。在《履霜操——范仲淹在睦州和饶州》一文中，我们读到：宋仁宗明道年间，范仲淹由于反对宋仁宗废掉郭皇后，结果被驱离京师，贬往睦州。虽然在睦州待了不到半年时间，但作为文人的范仲淹，十分重视文化古迹的保护，他专门拨款，在东晋著名隐士严光隐居的钓台不远处，兴建了严子陵祠堂，并免除严光四户后代的赋税，让他们专心守祠。近千年之后，严子陵祠堂与严子陵钓台，至今还是游客络绎不绝的打卡地。宋仁宗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往饶州任职。针对饶州民风顽劣好斗的特点，范仲淹到饶州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兴学校，移风俗，他选择一块林木掩映的地方，重建学校，扩大规模，让更多的学子能够读上书。范仲淹用自己的行动，实践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大爱情怀。

阅读《在江湖与庙堂之间——贬谪中的宋代文人》一书还深切地感受到，这些文人士大夫面对人生的重大考验，大都显得从容自若，乐观豁达，在贬谪中著书立说，在放逐中完善自我，将人生的至暗时刻转化为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在《素履之往——逆境中的欧阳修》一文中，作者写道，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欧阳修受范仲淹牵连，被贬往峡州出任夷陵令。年届而立的欧阳修，对这次贬谪并不在意，反而认为是砥砺、升华自己的良机。他与人共勉，不在贬所作悲戚哀怨的文字，也决不沉溺于幽怨自怜。在贬谪夷陵的三年间，公务之暇，欧阳修致力于学术思考与研究，先后撰写了《易或问》《易童子问》《诗解》《春秋论》《春秋或问》；还完成了记录五代十国的史书《十国志》……在《风流犹拍——黄庭坚的逐客生涯》中，作者写道，在贬谪黔州期间，“黄庭坚书艺猛进，《廉颇蔺相如传》《砥柱铭》《李白秋浦歌十五首》等书法作品，为其奠定了宗师地位”。一个又一个文人士大夫，用他们的行动，践行着“君子坦荡荡”的人生格言。

筑巢琐记

黄明珠

巢

鸟在木上曰巢。

巢，之于动物是窝，之于人类是居所。当人类智慧与文明发生碰撞时，巢则是集建筑与美学于一体，精巧安逸供我们安身的家。

远古时代，我们的祖先不胜洪涝和猛兽毒虫之害，圣人有巢氏受启于鸟巢，授人于树上架木筑巢，简如窝棚而居。“冬则营窟，夏则居巢。”“昼拾橡栗，暮栖木上。”由此，人民有了安居之所，生存与生活质量在劳动中有了突破。当祖先有了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时，便把巢又迁回到大地。

人类的进展史，也是住宅的进展史。从原始社会的山洞到石屋的建筑，人类在与泥土打交道的实践中，发明了砖瓦进而盖起砖木结构的瓦房，随后聚集成了村庄。随着人口的密集，人们开始了商品互换，最早的村庄也就成了最早的城市。当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现代人对居住蓝图的向往，已经势不可挡。

站在城乡边缘，熙熙攘攘的世界里，村人荒废着土地闲置了家园，进军城市寻找新的生存契机，而城市人则去了乡下，隐于一隅寻找心里的牧场田园。

故而，城乡差别还在于城市人和乡村人的认知不同，都想走进对方的生活圈，置换自己的皮囊和心灵，但又彼此不能分离。

鸟巢

燕子工于匠心衔泥筑巢，谓鸟巢。鸟巢筑于檐梁，百姓之家将人丁兴旺，诸事通达。更多的鸟则就地取材，衔来枯枝乱草搭建于林野枝丫间，谓鸟窝。鸟窝看似潦草，却也层叠有序，不惧风雨交恶，亦能生儿育女繁衍后代。

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”出自《诗经》，诗人看见鸠占鹊巢联想到女子出嫁，以此作比，吟歌祝贺贵族女儿的出嫁。本意是新郎把房子建好了，等待新娘嫁进来，这或许就是筑巢安家最早的期待，没承想却衍生了“鸠占鹊巢”这个贬义成语，我想，这是婚姻家庭悲喜面观之心得。当今婚姻嫁娶，首先需要有房才可谈婚论嫁，或是源自《诗经》里的伏笔。

人生无非衣食住行几件大事。今居安而思，自比梁下燕，虽非锦衣玉食却也温饱无忧，自比鸿鹄，虽志在千里奈何廉颇老矣。大可深居简出，虽无抱朴守拙之境，却有安贫若素之心。

家

二十五年里，老巷口有我和儿子的家，母子相依为命冷暖自知。而今，老巷口的白杨树没了，生煎锅贴包子店没了，鸡笼一样的小客车没了，小路变成了大路，泥泞成了过往。儿子走过老南门，走过小学的路，走过中学的路，直至大学的路，路越走越长，远游的脚步停留在他乡。

老巷口的家还在。“鸛鵲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”余生，一日三餐，出入无忧，足矣！

我养你长大，你陪我变老。儿子学成归来，计划于无量溪畔择一鸟巢安置新家，届时鸟瞰新城老街，再也无惧雨骤风狂。

后记

但凡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超市、药店、旅馆、酒店、休闲小屋、菜鸟驿站，必雨后春笋般涌现。

业主入住前，新房的装修必然大张旗鼓，泥石匠、水电工、木工、漆工交错而来，砸墙砌墙、铺管布线、封窗立门，装修的活少则数月多则半年，似一场拉锯战。尘烟满面的各路工人，十之八九出身乡村，一壶茶水，早出晚归，中午只在排档胡乱对付几口。排档老板亦出身乡村，十余元一份的快餐还算丰盛，有荤有素有汤开着空调。大伏天，男人们会要上一瓶冰镇啤酒，边吃边数着山海经。年龄，在他们之间没有芥蒂，毕竟都是老江湖把式。当然也有落单的人，要了啤酒，端着饭桌坐在一角，不声不响风卷残云。相对而言，女人的午餐就显得不温不火，也有夫妻俩一起出征的，他们古铜色的脸，一如乡村冬日火炉上吊着的茶饮，却洋溢着知足与甜蜜。

当工人们撤离了现场，在这网购主打的时代，快递的速度堪比高铁，大件小件从四面八方如潮涌来，菜鸟驿站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。

我踏着快捷的时代班车，急匆匆赶赴一场幸福的约定。

